

■人文自然社会科学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四重维度探索

张轩硕¹, 张小艳²

(1. 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喀什 844000; 2. 喀什大学经管学院, 新疆喀什 844000)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对纷繁复杂的外交局势在外交理论和治理体系上做出的伟大变革, 也是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梦的集中体现, 也是世界梦的目标所在。作为当下中国核心外交理念, 它必将引领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 科学构建国际秩序新格局, 维护世界的持续和平发展。因此, 分析研究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内涵, 并从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四重维度进行阐释, 有助于探索出一条适合全世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人类命运; 共同体; 中国梦; 四重维度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8)12-0096-04

PDF 获取: <http://sxxqsfx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8.12.021

An Exploration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ZHANG Xiao-yan, ZHANG Xuan-shuo

(1. College of Marxism, Kashgar University, Kashgar 84400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Kashgar University, Kashgar 844000,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a great reform of China's diplomatic theory and governance system put forwar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s its core in the face of the complicated diplomatic situation. It is also a great con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to Xi Jinping's idea o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not only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Chinese dream but the target of the dream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As the core concep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diplomacy, it will lead China to take part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creasingly actively, to build ne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maintain the sustainable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deep implic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wer, profi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can help explore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ll over the world.

Key words: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Chinese Dream; Four dimensions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情, 放眼世界, 既全面把握世界政治、经济、生态、安全格局, 又善于分析世界主次矛盾, 辩证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政治理念, 又构建了“一带一路”全球倡议, 为推动全球治理、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and 人类文明进步, 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产生了深远

而重大的影响^[1]。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包容与善意。回首改革开放 40 年, 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引下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 9%^[2], 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中国奇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要为世界提供一种

收稿日期: 2018-04-05; **修回日期:** 2018-04-21

作者简介: 张轩硕, 男, 土家族, 贵州威宁人, 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小艳, 女, 新疆喀什人, 喀什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 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

不同于以往大国全球扩张、国家间相互对抗的新模式。只有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放置在多角度、全要素的现实境遇中加以理解、阐释与建构,才能明晰其时代价值、世界意义与长远影响。

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四重逻辑的科学内涵

(一)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意义

作为当代中国外交政策以及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而深刻,是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光辉典范。不同于以往“西方中心论”的狭隘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核是指中国在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前景的同时担负起大国使命,与世界各国一道同舟共济、携手同行,构建政治平等、共同繁荣、清洁美丽、安全开放的人类地球村。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吸收借鉴中华文化中“和”与“仁爱”的理念,运用到治国理政之中,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体系改革发展,坚持共商共享共建的全球治理观,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到中国与非盟国家之间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再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中国倡导多边、民主的全球治理观,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不断深化、特点更加鲜明,答案也越来越清晰。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高级别会议上,与世界各国一起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命题,主张通过坚持对话协商,避免冲突对立、建立“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的新型伙伴关系;坚持共建共享,营造信息沟通、技术分享、灾难协防、统一反恐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共同繁荣,世界各国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享经济全球化这块“大蛋糕”;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美丽清洁的世界,各国共同承担起“环保义务”来推动全球治理,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格局^[3],同时也为世界各国解答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度内涵。

就其内涵而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着改革与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凝聚着平等与互信,是构建良好国际秩序的必要前提,倡导着合作与共赢,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由之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坚持历史照进现实,充分认识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奋斗目标,与世界人民一道携手同行,体现大国担当,为21世纪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良方”。

(二)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突出特征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个科学完善的

整体,内容框架完善,包含着国家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四重维度,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唯物辩证法,结合中国与世界当前面对的局部与全面、重点与次要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突出反映了以下几点特征:

1. 公平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各国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平等是互相信任的坚实基础,也是贯穿于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原则,各国虽然有国土大小,国力强弱之分,但是在国际上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力,要坚持走维护主权完整,反对霸权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

2. 普惠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世界人民共同发展,最大限度的缩小南北半球之间的发展差距,让全球化的福利惠及世界大多数人民,同时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推动世界银行、亚投行、二十国集团等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对落后地区的贫困、疾病、食品安全等问题实行有效地帮助,从而改善国际发展环境,巩固世界和平与发展。

3. 可持续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道路,倡导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全球气候问题,保护好人类共同的家园。为了实现世界范围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健康全面发展,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绿水青山意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体系。

4. 共建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不再是单向度的一国安全论,也不能简单地通过战争来解决争端和分歧,各国要树立共建、共享、共商的新型安全观,推动互相尊重、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共同处理敏感问题、安全威胁,联合打击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集团。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构建过程中面临的四重挑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华民族传统外交理念的延续,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期盼,为世界发展与人类未来指明了方向,然而当前世界发展也面临着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西方至上的国家权力观、单边对立的国家利益观、曲折倒退的生态持续观、孤立脆弱的国家安全观等成为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前发展的最大阻力。

(一) 以自我为中心的新霸权主义,西方至上的国际权力观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积极面对世界多极化、

文化多样化、资本全球化等挑战,与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一道赶上了快速发展的列车,西方发达国家则步入了后工业、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迟缓阶段,欧美等国为了维持其“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观”,借助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干预别国内政,阻挠中国收复台湾,对俄罗斯和朝鲜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政治制裁;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一边害怕中国强大的凝聚力一边在全世界宣扬“中国威胁论”,鼓吹中国是世界民主与自由的最大威胁。然而“911事件”的爆发进一步冲击了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的失利都证明了新霸权主义对国际治理的失灵。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新霸权主义不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主宰与被分割的不公正地位之上,是极少数西方国家掌握大多数国家命运的关系,虽然弊端重重、积重难返,但仍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不利于构建和平、稳定、多边、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长期疲软的世界经济环境,单边对立的国家利益观

经过十年的调整,全球经济仍没有从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中走出,不仅如此,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缓慢,希腊、冰岛等欧洲国家先后因为巨额负债,被迫申请破产,这也加速了英国脱欧的步伐。特朗普上任后废除奥巴马医改、退出TPP、修建美墨边界墙,实行税改召回海外投资,改革移民体系,推行美国利益至上的国家观,使得大量国际跨境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回美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尤其是流动性更强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国际税收的协调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国际税收漏洞使跨国企业得以疯狂避税,竞争性减税可能恶化各国政府财政状况,争夺税基则可能导致双重征税、供应链扭曲等问题。人口老龄化、高福利、产业空心化等问题也在持续困扰着欧美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存在爆发的可能。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韩日政府信任危机、民粹主义抬升等因素也加剧了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更加稳定的发达国家,欧美对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成为横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前的一座大山。

(三)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视自然规律,曲折倒退的生态持续观

在面对生态问题时,世界各国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着一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性循环,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缩小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快速提升国际地位,改变国民生活水平,忽视自然规律,无限放大GDP增长在综合国力提升过程中的作用,然而印度每年却有数十万人死于环境污染,花费数万亿卢比去治理污染,在这

些国家看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似乎无法兼得,水土污染和资源浪费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也因此形成了经济进步与生态退化同步出现的规律。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国民环保意识逐渐增强,资本家为了继续追逐利润扩大资本,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通过跨国公司的形式建立在环保意识淡薄、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无视当地人民的身体健康与地区资源的可持续性,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还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环境保护责任。更有甚者,特朗普政府为了美国GDP的增长,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推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这既是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观的倒退,也是发达国家不顾世界人民共同期盼,狭隘功利主义思维的具体表现。

(四)大国扩张逃避风险,孤立脆弱的国家安全观

冷战后,美国击败苏联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通过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延续其霸主地位,无视别国主权与利益,以扩张的方式维系其脆弱的国家安全观。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吸收学习各国先进技术,成为世界工厂,逐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在全球宣扬“中国帝国主义论”,抹黑孔子学院是中国向全球进行文化侵略的前哨,另一方面联合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军事警告朝鲜,这些都为世界安全与稳定带来了隐患。随着美国多次对中东国家开展军事行动,恐怖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打击恐怖主义变得更加复杂、艰巨。美国借反恐名义强推政权更迭,以谋取霸权私利,奉行双重标准,这些都使得反恐阵线下的各国同床异梦,难以形成合力,更谈不上密切合作,大大削弱了国际反恐力量。同时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公民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身份认同的尴尬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为恐怖主义泛滥提供了经济、社会、思想的土壤。最后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网络安全问题,美国斯诺登事件的揭露引发了世人对网络安全的极大担忧,网络攻击、网络监听、网络恐怖主义活动也逐步成为了全球重大安全隐患。

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构建路径

为了积极响应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合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处理全要素矛盾,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第一,中国梦与世界梦相统一。中国梦不仅包括由地区、职业、血脉、语言等组成的国家梦,还包括两岸三地及世界范围内华人、华侨共同谱写的中华民族梦。世界梦不仅包括亚非、欧美等国围绕自身实际构建的独特梦,还包括同在地球村,文化认同、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安全问题等各国共同关切

的世界梦^[4]。第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也要求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地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运用科学规划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重观念,构筑平等协商的国际权力观,迈向政治共同体,各国摒弃强权政治和结盟思维,在交流中增进友谊,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弘扬共同利益观,迈向经济共同体,各国间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关切,构建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倡导新型生态文明观,迈向生态共同体,各国在自觉承担起属于本国环境义务的同时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坚持全球治理观,迈向安全共同体,各国平等参与所在地区事务,以协商对话、互信互利的方式解决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第三,充分吸收和借鉴我国改革开放40年间取得的经验与启示,依托五大新发展理念,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二十国峰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具体项目,以创新发展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生动力,协调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续稳定,绿色发展奠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健康,开放发展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外联动,共享发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在惠及世界各国人民。第四,我国还需要加强对世界发展整体趋势的判断,充分的认识到世界发展过程中的新理念,从而倡导国际关系新格局,对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外交进行合理的调整,并通过政治、科技、文化、地缘等方面来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发展进行融合,还要做到求同存异,用创新和包容的态度看待世界变化和发展的趋势,从而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而言之,当前世界发展面临各种问题与挑战,逆全球化蔓延,世界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局部战争频繁出现,恐怖主义无法根除,种族歧视、艾滋病等全球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在此背景下,以世界历史复杂性、发展不平衡性、文化多样性和安全不稳定为现实依据,运用辩证思维、切实回应各国共同诉求、准确把握我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变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各国互相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从物质到精神,包括“世界政治共同体”、“世界经济共同体”、“世界生态共同体”和“世界安全共同体”四重维度的全面文明。因此,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应了历史潮流,回应了时代召唤、凝聚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渴望,为实现人类社会和平发展、长治久安谱写了中国方案,对中国与世界的繁荣稳定都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5]。

[参考文献]

[1] 刘敬东,张玲玲.《实践论》《矛盾论》导读[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7:26.
[2] 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等.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5.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44.
[4] 杨枝煌.全面打造新时代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当代经济管理,2018,40(1):37-44.
[5] 习近平,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4.

[责任编辑 李兆平]

(上接第76页)

[参考文献]

[1] 杨颖,孙亚玲,孙俊.国外教育地理研究回顾与借鉴[J].世界地理研究,2016,25(4):144-148.
[2] 罗明东.教育地理学:反思与前瞻[J].学术探索,2016(1):137-140.
[3] 王秋玲.关于创建教育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几点思考[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11-14.
[4] 伊继东,姚辉.教育地理学研究对象及内容的思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4(2):68-70.
[5] 罗明东.教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2(2):5-7.
[6] 罗明东.教育地理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
[7] 张东风.中国教育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1997,21(3):131-136.
[8] 钱春富.论教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与价值——读罗明东教授《教育地理学》的启示与思考[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4,29(7):68-73.

[9] 罗明东.教育研究的地理学方法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20(4):43-47.
[10] 曹照洁、张正江.教育地理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出路[J].毕节学院学报,2010,28(12):91-96.
[11] Taylor C. Towards a geography of education[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2009,35(5):651-669.
[12] Thiem C H. Thinking through education: the ge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9,33(2):154-173.
[13] 石崧,宁越敏.人文地理学“空间”内涵的演进[J].地理科学,2005,25(3):340-345.
[14] 潘玉君等.教育地理区划研究:云南省义务教育地理区划实证与方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15] 张正江.教育地理学与中国教育的地理问题探讨[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28(8):10-15.
[16] 潘可礼.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3-20.

[责任编辑 李亚卓]